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五回 慈覺寺春風別夢

詩曰： 簫寺奚愁夜獨吟，天涯何處少知音。
最憐一和簫聲後，更把相思寄梵林。

當下紅玉仙自寓在慈覺寺內，倏忽月餘。終日淒淒冷冷，哪有情懷把那八股拈弄。每想著方蘭竊去詩箋，致遭擯遣，時時浩歎不已。惟託之吟詠，以自消遣。一夕，更餘時候，紅生讀罷將睡。推窗一看，祇見月朗風清，便把簫兒吹度一曲。既而曲終，忽遠聽見隔牆亦吹得簫聲嘹亮。紅生佇聽久之，朗吟絕句一首，道：

玉漏遲遲夜未央，遠簾花影露凝香。
洞簫何處吹明月？不道離人已斷腸。

吟罷，聽那簫聲哀婉，愈覺淒涼。遂步出庭除，向著石欄徙倚者久之。時已夜分，祇得進房和衣而寢。次早起來，梳洗纔畢，祇見一人年將三五，脣紅齒白，溫雅絕倫。把房扉輕輕推啟，飄然直入。紅生慌忙起身迎進，揖畢坐下。那生細細的先問紅生姓氏，紅生隨後也詢其居址姓名。那生從容笑道：“小弟姓名名馥，表字猗蘭。敝居即在東村，此去不及五里。為因家下不能靜坐，所以同一族兄寓此肄業。昨夜忽聞簫聲甚妙，弟亦酷嗜此伎，特來請教。”紅生道：“俚音污耳，反辱仁兄謬獎。但弟曲終之後，聞得牆東亦度妙音，即是兄否？”何馥道：“因聞雅奏，輒敢效顰。所愧音調乖訛，必為大方竊笑。惟籍仁兄，有以教之耳。”停了一會，何生又問道：“春王未聞吾兄高轍，今已秋杪，何因到此？”紅生道：“向來原執贄於曹士彬，在舍肄業。適因進場之後抱恙回家，弟又遭柳寇焚劫，所以暫寓此地。”何生道：“曩年弟亦從著書師數載，然則與兄雖非共學，實係同門。”紅生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與兄乃是契友了。不識令兄在館否？容當奉拜。”何生道：“家兄昨日偶因有事歸去，想數日後方得到館。”紅生道：“寓中更有相知否？”何馥道：“並無他友。”紅生道：“祇恐禪寮寂寞，難以獨坐，何不過來與弟同榻，以待令兄來時移去何如？”何馥道：“感蒙雅愛，敢不領教。但恐鄙人無似，不足以辱仁兄之知遇耳。”紅生撫掌笑道：“雖則乍晤，一見吾兄豐龐秀麗，不減美人。倘獲並寓，正所謂蒹葭倚玉。惟慮兄意不允耳，何乃過謙如此。”原來何馥髮甫復眉，果然生得秀媚無比。所以紅生談笑間頗多屬意，而微言帶諷以探之。何生意亦領略，微微含笑，遂即起身別去。自此往來數四，相得甚歡。紅生相思無限，渴欲以桃代李。何馥含情緘意，應酬若出無心。

一日，紅生偶然步去相望，何馥置酒款待。二人杯盤交錯，甚是親狎。正酬酢之間，忽然陰雲布密，霎時間落下雨來。紅生見雨勢驟大，私自喜曰：“今夕雨阻，必遂我願矣。”遂慢慢的且盪且飲。將至黃昏時候，紅生假意起身作別，道：“蒙兄殷殷相勸，弟已不勝酩酊。祇是這樣大雨，如何過去，可有雨具否？”何馥道：“夜深雨阻，古人曾有剪燭西窗之興。吾兄何不在此聯榻談心，而急於返去耶。”紅生聽了這一句話，正中機懷，不覺滿心歡喜。便即脫巾卸服，又取巨觥斟滿，與何馥一連飲了幾觥。遂命書僮妙才點燈收拾。霎時間，倏又雨散雲收，依舊一天星月。紅生恐被後悔，急忙解衣。正欲上床，祇聽得外面叩門甚急。喚著妙方啟門一看，卻是何馥的族兄何半虛，滿身透濕的踉將進來。何馥忙與他換了衣服，與紅玉仙相見，兩下通問已畢，何生道：“大兄何處來？卻是這般夜深？”何半虛道：“不要說起，偶被一朋友拉去喫酒，怎奈死留不放，以致夜深，又遇著這樣大雨。”紅生知不可留，遂即辭別歸寓。當夜快快而睡，不消細說。

次日，何半虛與何馥同來拜望，把些閑話，談了半晌。何半虛向著袖中摸出幾篇稀舊的爛文章求教。紅生看過，不覺暗啗捧腹，祇得加上圈點，極口稱贊。何半虛見了十分歡喜，便要與生同寓，以便時常請教。紅生欣然應允，遂叫書僮打掃東首那一間空室，擺下兩張書桌，把文房四寶並行李什物陸續運至。當晚收拾停當，卻因屋窄無處安榻，何半虛向紅生床上一看，道：“吾兄尊榻頗寬，況近日天氣寒冷，三人同睡何如？”紅生聽說，點頭依允。當下整頓已定，喫過夜膳，何半虛先自睡著，紅生亦解衣上床，獨有何馥徘徊不進。紅生催促幾次，祇得把條春凳，旁著床沿和衣而睡。紅生見了如此光景，心甚不悅。睡到半夜伸手摸他一摸。那一時恰值初冬天氣，夜色甚寒，已是四肢凍得冰冷。遂把自己所蓋的紅綾綿被，扯出一半。與他蓋了。又取枕兒與他枕著，自卻曲肱作枕而睡。何馥醒來，忽見枕被如此停當，明知是紅生美意，然佯推不知，並不說破。窺見窗上略有亮光，遂即起身開門出去。紅生祇道他即進來，竟不閉門。誰知西風甚急，在那門縫裏刮進吹得毫毛直豎。又因被著何生許多做作，心下十分不快。遂冒了風寒，登時身體發熱，飲食不進。何馥見了也不動問，竟往舊寓安歇去了。

一日清早，何半虛有事出去。紅生尚未起身，何馥進來問道：“仁兄尊恙，日來稍覺平安否？”紅生道：“我病日復沉重，大半為著吾兄而起。近來虧得令兄相伴，庶慰寂寥。若論猗老這般薄情，早已索我在枯魚之肆了。”何生道：“弟蒙兄一見如故，豈敢有負雅愛。奈因家兄在此，所以不便捧足。若或遇其他出，小弟即來奉陪。”紅生聽說，從床上躍起，道：“吾兄此言，真耶？假耶？”何生笑道：“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”紅生滿心歡喜，頓覺病勢去了一半，但心猶怏怏，所慮的祇恐何半虛歸來。誰想到了晚間，不見動靜。遂閉上書房，把些閑事話了一會，又取出紫簫各吹度一曲。時已漏下二鼓，紅生攜著何馥之手，低聲笑道：“你看月轉西軒，夜已深了。日間捧足之言，兄豈相忘耶？”何馥祇管翻看經史，沉吟不語。又停了一會，祇見妙才走來問道：“大相公不知還來睡否？”何馥逡巡答道：“你且閉門睡罷。”紅生聽見，信以為實，遂急忙卸衣就寢。不提防何馥假推登廁，竟已回到舊寓去了。紅生一場沒趣，咨嗟不已。遂作詞一闋以志恨。其詞曰：

孤館人無寐，霜天籟正清。旅懷難禁許多情，淒楚不堪，雁唳兩三聲。 剪剪西風急，娟娟皓月明。相思無奈到殘更，悔殺當初兩下莫牽縈。

——右調《南鄉子》

吟罷依依若失，祇得和衣假寐。到得東方纔白，即便起身將夜來所作《南鄉子》一詞，寫在一方箋上，著紫筠送與何馥。何馥隨即過來，紅生愀然不悅，道：“足下言猶在耳，何失信若此。古雲‘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戀落花’詢有之乎？”何馥道：“落花固為有意，流水未必無情。但恐隔牆春色，被人猜耳。雖然弟固不能忘情於兄，兄亦何消如此著急。祇在早暮間，弟決有以報兄也。”言訖，向生別道：“弟今日要去望一朋友，至晚就回。”便自踱了出去。紅生那一日愈覺不情不緒，惟拿著一本《艷史》消遣鎖閉，妙才亦不在那裏。紅生看了半晌，心上一計，道：“今晚要他到我寓所，祇在這鎖身上。”遂尋了一根竹片，把那鎖門塞滿，竟悄悄而歸。等到黃昏，祇見何半虛喫得爛醉，同著何生來了。紅生看見又喜又氣，氣的是何半虛同來，面目可憎。喜的是何馥鎖門不開，必來同睡。那何半虛已是十分酩酊，進得書房便立腳不住，跨上床去，倒頭而睡。何生竟去點火開門，你道這鎖門已經塞滿，怎生開得。連聲喚問妙才，妙才推著不知。枉費了許多氣力，祇得回身走進房來，紅生佯問道：“吾兄為何還不去睡？”何生道：“書房門鎖平日是極易開的，不料頓然作怪，連那鎖匙也透不進了。權借大兄的床上一睡，明早去開罷。”說完，衣也不脫，竟向何半虛的那頭睡著了。紅生也就上床，祇聽得半虛鼻息如雷，何馥早已沉沉睡去。便輕輕伸手將他小衣去了，自卻捧足居後。而何生竟若未之覺者。把手去撫摸，祇覺渾身細膩，光滑如脂。紅生此時意蕩神飛，不能自禁。將把靈犀湊進，又恐驚覺，祇得款款而入。哪知寬綽有餘，已成熟境。那海棠枝上，早已漏泄春光一二分矣。然兩不通語，紅生猶恐不為指破，後日定要仍前做勢，遂百般使之自覺，何生並不作聲。將及二鼓，方纔事畢，遂並頭交股而睡。次早起來，何半虛又有別事，用過早膳即出門而去。紅生與何馥相顧而笑，既而何馥又向著紅生笑道：“乘人熟睡，私下三關，仁兄應得何罪。”紅生亦笑道：“冒犯之罪，固知莫贖。但為兄縈逗許久，直至昨夜，始遂此願。竊恐兄之播弄小弟，其罪亦足以相償也。”言訖，濡毫展紙，題下絕句一首，以贈何生。其詩曰：

昨夜寒蛩不住啾，月明霜冷共悠悠。
西窗幸獲同君夢，消卻平生萬斛愁。

其二：

芸窗日日費相思，天假良緣不自持。
鰲魚纔脫金鉤去，又逐風波險處來。
要知後來何如？且待下回細解。